



阴虚痰实喘证论治

阴虚痰实喘证的治疗,历来为医家所棘手,主要有如下几法:

张景岳立金水六君煎,取二陈汤加熟地、当归为末,姜、枣煎汤送下,化痰养阴,燥润同调,金水同治,治喘证之阴虚水泛痰多而有咸味者,确有一定疗效。杏轩《医述》以此方为主,再加梔、豉、金沸草、海浮石或黛蛤散增强消痰降火之力,更为全面。

李士材用宜肺化痰之桔梗、枳壳、半夏、甘草煎送地黄丸,汤丸并用,以治上盛下虚、阴虚痰实之证。王旭高师其意用苏子降气汤去桂煎送都气丸。

叶天士治下虚上实,阴虚肺热之证药用早、晚分投之法,以养阴填精,摄纳下焦药早服,清肃上焦之药暮进。

喻嘉言倡用“外廓”之法。《环溪草堂医案》取都气丸加怀牛膝、磁石、肉桂共为末,炼蜜捣和捻作小丸,丸须光亮,俟半干再用制半夏、陈皮、炙甘草研极细末泛为衣,朝服。药入胃中借“外廓”以驱痰涤饮,及至下焦,养阴之药以行填精补肾之能。

养阴滋肾、益髓填精以熟地为主药,但诸本草谓其“妨胃”、“泥膈”,特别脾胃虚弱者不宜。故有些医家倡将熟地煅炭后入药。但煅炭之后,养阴之效尚存几许?王旭高对阴虚夹痰之证很有研究,治法十分推敲。他在使用金水六君煎时,将熟地用砂仁拌炒松(若兼寒嗽则用麻黄3克煎汁浸炒松),后入,略煎一、二沸,谓“仿饮子煎法,浊药清投,取其益阴而不腻滞痰浊也”。

王孟英治阴虚于下、痰实于上之喘嗽,脉见右寸关弦滑,左关尺细数者,常予杏仁、贝母、竹茹、旋复花、海浮石、蛤壳、花粉、芦根、冬瓜仁等为剂,以熟地15~30克泡汤煎药,称是“浊药轻投,清上实下,是一举两全之策”。石念祖注云:“此方除熟地外皆润痰肃肺之品,以熟地汤煎服,则阴复而后气行,气行而后在上之痰热悉降。此非独孟英已成之法,凡阴虚痰实之证悉仿此法,亦百用百效”。熟地未经煅炒,养阴之性全存,操作简便,病家乐于配合。

十年来我每遇阴虚痰实喘证,嘱病人将熟地取起,先用沸水浸泡半小时,将汤倾出煎药,不另加水,常收较好的疗效。

近几年来,遇阴虚痰实的支气管哮喘和喘息型气管炎急性发作的病人,我常用麻杏石甘汤加黄芩、葶苈子、地龙、射干、紫菀、苏子、鱼腥草等,便秘者常用石膏或加大黄,多获良效。当病人邪去六、七,喘嗽减轻,继续予以上述方药,则病情无所进展,此时,邪虽去而未尽,热已减而仍炽,痰虽少而仍有。

且肺胃经络之间,顽痰胶结“宿根”仍在。而邪热久羁,津液日亏,肺阴日耗,若投养阴之剂,反易泥膈生痰。此际予上述方药中加五味子8~10克,常能收意想不到的疗效。另有阴虚且老、弱之体,及反复外感、邪热伤阴的喘病病人,即使在外感邪盛之时,亦宜于宣肺散邪、清热化痰方中加五味子少许,能获满意效果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载五味子“强阴益精”。《雷公炮制药性解》谓五味子“入肺肾二经,滋肾经不足之水,收肺气耗散之金”。为“生津之要药,收敛之妙剂”。五味子与麻黄同用,一散一收,一开一合,养阴不留邪,攻邪又不伤正。又五味子与石膏同用时,石膏能制五味之温涩,五味能缓石膏之重坠,二药合用大能立复阴津。但五味子毕竟是收涩之药,此等邪盛痰壅之证,用量不宜太大,以8~12克为宜。

重庆市江津县人民医院 江锡权

浅谈新安医家之创新

新安,古郡名,始建于晋·太康元年(280年),隋开皇九年(589年)改置歙州,宋·宣和三年(1121年)易名徽州,领歙县、休宁、黟县、祁门、绩溪、婺源(今属江西)县,元为路,明清为府,今改黄山市。辖区虽有变更,后世仍以上述一府六县称之“新安”。

新安位于黄山南麓。山川秀丽,文风昌盛,素有“东南邹鲁”之美誉。古往今来,人文荟萃,如朱熹、程大位、江永、戴震、陶行知、黄宾虹、胡适等辈皆著称于世。同时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医药家。自宋张扩、张杲以来,卓然成家者有汪石山、孙一奎、吴昆、徐春甫、陈嘉谟、方有执、汪昂、程钟龄、郑梅润等七